

传统，其实有很多种

冯渊

最近，我师范同学的微信圈里，有人转发了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要驱除汉奸、惩办卖国贼之类，是那种粗重的黑体字中间夹着画上圈圈的鲜红的字，加上不时冒出的三个以上的惊叹号构成的图片，让人视觉上颇感不适。

我很少在群里发言，那天看了，信手写了一行字：哪有这么多汉奸，没事洗洗睡吧。

没人理我。那个转发文章的同学也没搭理我，算他大度。上学时，他的成绩比我好，我的被子洗了，冬天还和他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。三十多年，他一直在乡镇中学教书，肯定也是当地一名尽职尽责的好老师。

我发了那条微信之后，心里忐忑。我太唐突了，虽然我本无意去伤害谁。都是老年人了，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谁。我只是想跟他讨论一下问题，想说说严肃、科学地指出错误、纠正错误，与阴谋论、汉奸论之间的区别。但是，我思来想去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切口让这种讨论愉快地进行下去。

我想得更多的是，他的禀赋不比我差，他的毅力比我坚韧，是什么样的信息和环境，在默默塑造和改变我们，到最后，我们想起对方虽然还保持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，在现实中，却无法就一个简单的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了。

这样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？是城乡差别，还是个性差异？或者是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力量在塑造人？

不过，有趣的是，在有些问题上，人们又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。

以金钱衡量一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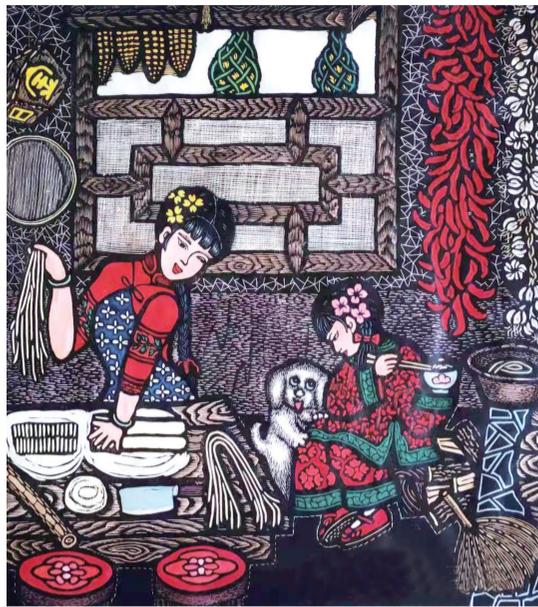
2008年底我刚到上海，安顿下来不久就是春节。返乡时我去见了我的小学老师，也是我的远房表兄。我读四五年级时几乎住在他家里，他们全家给了我生活上的无私关照和学习上的悉心辅导，让我终身难忘。我去拜望老师，怀着亲切和感恩的心情。他问我在哪里就业，我说在出版社。他不太清楚出版社是干什么的，这也无妨。但他非常执着地追问我，你一年能挣多少钱？

我先前在南京做教师，每月大概能拿六千元，到了出版社算是新职工，单位给我开的工资刚四千元，扣除五险一金，发到手三千多元。我欣然接受，因为我觉得，这都是暂时的，只要是兴趣所在，是自己喜欢的岗位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生活上的事，总会慢慢改善的。我告诉老师我的收入。他没有说什么，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。乡下人在外面打工，那时一年挣个十来万已不是问题。我本来还想跟他说我从事的事业多么有趣，但他失望的眼神让我不好意思再说下去。

春节在乡里，大家在比谁家买了小汽车，谁家翻盖了楼房，谁家今年挣了大钱。我觉得自己虽然不是一个明显的失败者，大概也属于边缘人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现在大家讨论的多是你有几处房产、几辆车，投资什么行业了。我也是一大俗人，也愿意讨论这些问题。山庄华屋，裘马轻肥，本也不是坏事。但是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吗？

全社会无论贩夫走卒还是知识阶层，都在



夏至（版画） 刘晓宇 作

追求现世的功利，对金钱物质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好奇心和占有欲，这时，再也看不见社会阶层的撕裂，价值观表现得空前一致，包括教育背景的影响，都降到了最低限度。

毫无是非的乡愿

还有一种相同，你会发现身边太多乡愿，太多没有任何是非感的老好人。譬如广西某县检察院到书店执法，认为“部分新华字典及儿童读物存在出低俗化内容与配图的情况”，并“当场责令下架整改”。这明显是失当行为，但我们听到的评价却是：基层执法也不容易，他们也许是怕上方追究才这样主动出击。其实，他们也许是一种博弈，希望借此出位；至少，他们作为一级权力机关，应该模范遵纪守法。——如果我一直在这家检察院任职，我也无法保证自己就能挺身而出，反对并制止这种行为。这种唯恐惹事的心态在普通民众那里，也保持了高度一致。

好多年前，我参加乡镇一项文化市场检查工作。到了一家照相馆，照相师傅的母亲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指着橱窗里的照片，对检查人员反复解释：你看，他们这种合影，挨得比较近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这没事吧？

她不会说“涉黄”这个词，但她习惯了心怀恐惧地猜测检查人员的心理。

我想笑，但笑不出来。老人家那么认真，诚惶诚恐。是什么原因，让这些人要么战战兢兢，只想着避祸全身；要么高度警惕，觉得四周都是汉奸、坏人？

只看结果，忽略过程

更有一种可怕的相同，就是没有智识上的追求，没有在从事的职业中获得任何乐趣，但是对寄托在职业上的名声充满了渴望。一切努力，不过是敲门砖。

这种观念从“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就好了”这句话开始。学习难道不是一件可以让自己生命澎湃的乐事吗？——你疯了，学习就是刷题，刷题就是通关，都是苦力。

这句话在成人世界的表现更丰富，“多上公开课，多发表论文，评上特级正高就好了”，有人评上了教授、特级教师、正高教师，还在读书写文章，同事就会很好奇——你都评上了，什么荣誉都有了，还写什么文章？你有受虐狂吗？

居里夫人、屠呦呦是为获得诺贝尔奖才去做研究的吗？

荣誉本来是实至名归的事，但在有些人那里，荣誉是唯一的终点。吃多少苦，受多少辱，

都是为了最后辉煌的一刻。他们无法从职业生涯中找到朴实的、真挚的快乐。

他们对智识毫无兴趣。你看，书印得越来越多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。虽然城市书吧多起来了，虽然乡村图书室也建立起来了，但那里人迹寥寥。如果你有兴趣进去看看那些摆放的书，可能也没什么阅读的兴趣。——有手机就行了，手机里什么没有呢。

如果还有人在读书、写书，甚至写诗，周围的人会很同情地看着你，并向不熟悉的同事告诫一句，小心，他比较有个性。

上文简单刻画三类趋同：重利轻趣、缺乏是非、急于事功，一定来自某种传统。

他们小心翼翼，一直在揣测别人的意思，他们谨小慎微，笃信小心驶得万年船（其实那种破船，行万年又有什么意思）。他们对智识对诗意对趣味无动于衷；他们对利益对权力对名声趋之若鹜（其实再多的名利，也镀不了缺少灵魂的躯壳的金身）。

我们身边不缺乏这类人，他们对自己智识之外的事情永远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，而且将那些不能理解的人和事视为异端。他认为，所有的人，必须追求一样的价值，而且是他所能理解和认识的价值；如果有与他价值观不一样的人，那就必须清除掉，他找不到合适的清除理由，按照他纯洁的逻辑，对方要么是汉奸卖国贼，要么是个畸零人。

渴望另一种传统

当我们说传统的时候，一定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痕迹。

我们如此期盼以高考改变命运，与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毫无关系？

我们在生活中诚惶诚恐又暴戾恣睢，与几千年封建专制毫无干系？

如果从生活中关注另一种传统，我们的眼前就会亮堂起来。

疫情期间，武汉方舱里，不是有一个青年人读《无限与视角》吗？

刚刚解封，我看到街头一家单位门卫室里有人在吹萨克斯，还有人在高架桥下吹长笛。

有人在新买的别墅里，布置了一百平米的书房；爬高又上低，读书到天明。

我们当然有另一种传统。

譬如行吟泽畔不改初心、宁愿以死明志的屈原，譬如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嵇康，譬如水中捞月顽童般的李白。譬如朱耷徐文长，譬如顾宪成、高攀龙。

神舟十四都上天了。我们缺少智慧、毅力、韧劲、奋发吗？一点都不缺。脚踏实地、孜孜以求是我们的传统。关注科技发展，关注这个民族的未来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。

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科学的、浪漫的共识，少一些颀颀、愚蠢带来的诋毁和撕裂，审慎地去寻找能让我们继续发展下去的优秀传统，我们才更有底气去创造美好的未来。

价值的多极、观念的多元化，是媒介时代的常态。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但前提是尊重科学、尊重常识、尊重专业。

让每个有趣的、丰富的灵魂都能找到它的传统，让每个善良的心灵都能在信息之海里愉快地相逢，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碰撞，让分别了多年的同学在基本观念上愉快地交流。有这种可能吗？

隔阂不是因为城乡差别，冲突不是因为贫富差别。每个现代人的思想、行为都能找到他渊源所自的传统。

辨识和赓续传统，不过是为了能在“晚来天欲雪”时，发出“能饮一杯无”的温柔询问。

